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5

剧 汉

阶箱廬原城岭林关兄棚山魁館娥
金出茅北宛武活天会台龙华夲閑賓
棍顧三戰戰廣快昊五打少馬馬斬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員會編輯
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第五集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員會編輯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武汉。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(五)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纸 3 $\frac{1}{2}$ · 7 $\frac{5}{8}$ 印张：197·000字

1959年5月第1版

195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850

统一书号：10106·290

定 价：(9) 0.80 元

前　　言

“湖北地方戏曲丛刊”的編輯出版，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剧本，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、整理、改編和演出的剧目資料。

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，有属于皮黃系統的汉剧、南剧、荆河戏、巴陵戏和湖北越調；有属于花鼓系統的楚剧、东路花鼓、天河花鼓、襄阳花鼓、黃梅采茶戏、远安花鼓、二棚子、梁山調、提琴戏和文曲；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，以及由外省移来的高台曲、灯戏等。都有着丰富的傳統剧目。我們为了及时傳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遗产，决定陸續搜集、陸續編选和陸續出版。

“丛刊”所收剧本，主要的是原本。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。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，我們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則；并視必要，邀請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。对于經過演出的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，也将選擇收入。

我們愿意积极地編輯出版这部“丛刊”；但是力量有限，工作又极复杂，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。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、帮助。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員会

目 录

鬧金阶	宜昌汉剧团录本(1)
打棍出箱	高海山述录(25)
三顧茅廬	湖北省汉剧团录本(49)
战北原	魏平原述录(77)
战宛城	徐正奎校訂(95)
广武岭	高海山校訂(111)
快活林	喻俊卿述录(121)
昊天关	喻俊卿述录(137)
五台会兄	湖北省汉剧团录本 高 海 山 校 訂(147)
打龙棚	徐正奎述录(157)
少华山	沔阳汉剧团录本(169)
馬武夺魁	黃岡汉剧团录本 徐 正 奎 校 訂(187)
馬武鬧館	徐正奎述录(199)
斬竇娥	刘順娥演出本(229)

闹金阶

宜昌汉剧团录本

剧情：赵匡胤在亡命时，拟行刺刘化王，被刘部属崔龙拿获。士人曹杰与赵交谊甚厚，乃商諸其母亲、嫂嫂与妹妹瑞莲，一同进见刘化王，冒認赵匡胤为长兄曹仁，营救匡胤出难。曹瑞莲方满十二岁，天真活潑，机智过人，在刘化王金殿之上，百般戏謔，迫使昏瞶糊涂之刘化王不能不釋放赵匡胤。

人物：曹杰（小生）、曹母（夫）、張氏（旦）、曹瑞蓮（貼）、趙匡胤（生）、崔龍（淨）、劉化王（丑）、太監（丑）、校尉。

第一場

〔曹杰上。〕

曹杰：（唱二黃搖板）

适才大街得一信，崔龍拿住趙恩人。

急忙忙归家将母来請。

〔曹母上。〕

曹母：（接唱）

嫁儿請娘为何情？

曹杰：見过母亲！

曹母：罢了。

曹杰：謝母亲！

曹母：儿呀！請娘出来，为了何事？

曹杰：母亲不能知道！你儿适才在大街之上，聞听人言，崔龍將趙恩人拿住。請母亲出来，一同去搭救于他的才是。

曹母：还有何人前去？

曹杰：还有嫂嫂前去。

曹母：將你嫂嫂請出堂来！

曹杰：有請嫂嫂！

〔張氏上。〕

張氏：（唱二黃搖板）

听得二叔一声請，急急进前問分明。

見過婆婆！

曹 母：罢了。

張 氏：謝婆婆！叫媳婦出來，為了何事？

曹 母：媳婦不能知道！只因崔龍將趙恩人拿住，我們一同前去搭救于他。

張 氏：媳婦同去，不知道怎樣稱呼？

曹 母：是這個……

曹 杰：就叫他一声丈夫。

曹 母：是呀！

張 氏：住口！（唱）

二叔說話不中聽，把嫂當作甚等人。

不辭婆婆上房進。

曹 杰：母親屈他一膝。

曹 母：為婆的跪下了！

張 氏：婆婆呀！（唱）

看只在婆婆面叫他一声。

曹 母：這到才是。（向曹杰）兒呀！還有何人前去？

曹 杰：還有瑞蓮前去。

曹 母：叫她前來！

曹 杰：是。瑞蓮哪！

〔曹瑞蓮內白：“哎！我不去的。”〕

曹 杰：你做什么？

〔曹瑞蓮內白：“我在引娃娃。”〕

曹 杰：這是什麼話！母親！這是你教的好女兒。

曹 母：娘的女兒哪些不好？

曹 杰：她在引娃娃。

曹 母：這是什麼話！待為娘的問來。瑞蓮哪！

〔曹瑞蓮內白：“我不得閑。”〕

曹 母：你在做什么？

〔曹瑞蓮內白：“我在引娃娃。”〕

曹 母：你在引什么娃娃？

〔曹瑞蓮內白：“我在引鷄娃娃、鴨娃娃，一大些的娃娃。哈哈哈哈！”〕

曹 母：你快来呀！

〔曹瑞蓮內白：“哦！来了。”上。〕

曹瑞蓮：今天十四，明天十五，是我媽的生壽之期，做双花鞋与我媽上寿呀！哈哈哈哈！

曹 杰：小丫头！

〔曹瑞蓮哭介。〕

曹 母：你为什么哭哇？

曹瑞蓮：小哥把我的鞋子打掉了。

曹 母：你捡起来！

曹瑞蓮：我要小哥捡！

曹 母：好！你就給她捡起来。

曹 杰：拿了去！小丫头。

曹瑞蓮：拿了过来！再不纏你玩了。叫我出来，为了何事？

曹 母：只因赵恩人有难，我們前去搭救于他。叫你出来，一同前去。

曹瑞蓮：哦！搭救赵恩人。你家去不去？

曹 母：为娘的去。

曹瑞蓮：你家去，叫他叫什么？

曹 母：为娘的叫他叫大孩儿。

曹瑞蓮：哎！我也叫他叫大孩儿。

曹 母：叫不得！

曹瑞蓮：你怎么叫了呢？

曹 母：为娘的叫得，你叫不得。

曹瑞蓮：哦！我叫不得。哎！嫂嫂你去不去？

張 氏：为嫂的去。

曹瑞蓮：嫂嫂叫他叫什么？

張 氏：我叫他叫丈夫。

曹瑞蓮：我呀！我还不是叫他叫丈夫。

張 氏：哎！你叫不得的。

曹瑞蓮：我又叫不得。小哥你去不去呀？

曹 杰：我去。

曹瑞蓮：你去叫他叫什么呢？

曹 杰：我叫大兄长。

曹瑞蓮：我不去了。

曹 杰：（拉瑞蓮）你怎么不去了？

曹瑞蓮：你們都有叫的，我沒有叫的，我就不去。

曹 杰：你也叫他叫大兄长。

曹瑞蓮：哦！我也叫大兄长？那好！

曹 母：

曹 杰：走、走、走！

張 氏：

曹瑞蓮：慢点！我們家里鷄娃娃、鴨娃娃很多，待我拜托街坊一声。

曹 母：好。你快去快来！

曹瑞蓮：我曉得。張家的大媽、李家的二媽！我家里鷄娃娃、鴨娃娃很多，有勞你們照看一下。我們要去搭救趙恩人了。

曹 母：

曹 杰：这是我家的私事，說不得的。

張 氏：

曹瑞蓮：哦！街坊們！这是我家的私事，說不得的。

曹 母：哎喲！不說了，我們走了。

曹瑞蓮：你們都出来，我把門帶好了着！

曹 母：（唱二流）

曹赵二家恩情重，一家人救他出牢籠。

〔內白：“卖呀、卖呀！”〕

曹瑞蓮：卖么事的？

〔內白：“卖花的。”〕

曹瑞蓮：哦！卖花的，站一会，我要买花戴。媽！我要买花戴。

曹 母：为娘的沒有帶錢。

曹瑞蓮：我去問他賒不賒賬。卖花的！你賒不賒賬呀？

〔內白：“不賒賬，要現錢。”〕

曹瑞蓮：我說个落地你去拿。

〔內白：“什么落地？”〕

曹瑞蓮：曹家街，曹家巷。我家門口有一副对联。

〔內白：“什么对联？”〕

曹瑞蓮：日进千家宝，时招万里財。

〔內白：“哪家門前都有的，不賒賬。”〕

曹瑞蓮：你不賒賬，我不把你的媽——

曹 母：你把人家的媽怎么样呢？

曹瑞蓮：我把他的媽接到我家，陪我的媽吃一杯香茶，好吧！

曹 母：哎哟！我的好乖儿哟！

曹瑞蓮：哎哟！我的乖媽媽哟！

曹 母：嗯！小丫头，走！

張 氏：（唱）

一家去把恩人救，知恩不报反为仇。

〔內白：“卖呀、卖呀！”〕

曹瑞蓮：哎！卖么事的呀？（注一）

〔內白：“卖米食的。”〕

曹瑞蓮：哦！卖女婿的呀！站一会，我要买女婿玩。媽！我要买女婿玩！

曹 母：哎！哪有卖女婿的？（向曹杰）儿呀！你去問来。

曹 杰：是。你是卖么事的？

〔內白：“你是二相公！我是卖糖米食的。我的伙計是个哄鼻子。他听錯了，一叫就象是卖女婿的。”〕

曹杰：哦！母亲！是卖糖米食的。

曹母：哦！儿呀！乃是卖糖米食的。

曹瑞莲：哦！是卖糖米食的。我的肚子饿了，要买米食吃。

曹母：为娘的没有钱。

曹瑞莲：我不信，要搜。真的没有钱！嫂嫂！你有没有钱？

张氏：为嫂的也没有带钱。

曹瑞莲：那我照样要搜！哎呀！你也沒有錢！小哥！你有錢沒有？

曹杰：我益发沒有錢。

曹瑞莲：哎哟！你们都沒有錢，我还是問他賒不賒賬。哎！卖米食的！賒不賒賬？

〔内白：“不賒賬，要現錢。”〕

曹瑞莲：我把个押头你。

〔内白：“把个什么押头？”〕

曹瑞莲：把我的媽押得你。

〔内白：“你的媽老了，不要。”〕

曹瑞莲：我的媽老了？把我的嫂嫂押得你。

〔内白：“你的嫂嫂是有配头的，不要。”〕

曹瑞莲：哦！嫂嫂又是有配头的。把我的小哥押得你。

〔内白：“你的小哥是个書呆子，吃饱了就跑了，不要。”〕

曹瑞莲：哦！小哥又是个書呆子，吃饱了就跑了。这怎么办呢？

肚子又饿了。管他的，就是我来。

〔内白：“你来多吃几碗。”〕

曹瑞莲：怎么，要多吃几碗？

〔内白：“你是个貨。”〕

曹瑞莲：我是个什么貨呢？

〔内白：“你是你媽的个苕貨。”〕

曹瑞莲：是我媽的一个苕貨呀！哈哈哈！

曹母：你又在笑什么？

曹瑞莲：媽！我把你換了米食吃了。

曹母：为娘的岂是你換米食吃的嗎？

曹瑞蓮：你还不去，人家說你老了，还不要你。小哥！ 我把你換了米食吃了。

曹杰：你真好吃！ 小哥岂是你換米食吃的？

曹瑞蓮：嗯！ 人家說你是个書呆子，吃饱就要跑，不要你。嫂子！ 我把你換米食吃了！

張氏：为嫂的岂是你換米食吃的？

曹瑞蓮：人家說你是有配头的！

張氏：什么話！

曹瑞蓮：他都不要。我的肚子又餓了，我說我去，他說我去多吃几碗。

曹母：怎么样要多吃几碗呢？

曹瑞蓮：他說我是个貨。

曹母：你是个什么貨？

曹瑞蓮：是我媽的一个苕貨呀！ 哈哈哈哈……

曹母：哎！ 你被人罵了。

曹瑞蓮：他罵我，我要去罵他。

曹母：不用去！

曹瑞蓮：他罵了我，我不去罵他？ 卖米食的！ 你适才罵了我嗎？

〔內白：“沒有罵你。”〕

曹瑞蓮：你沒有罵我就算了；要是罵了我，我就要罵你的媽！

曹母：我們走哇！

曹瑞蓮：（唱）

一家人齐把大街进，前去搭救赵恩人。

媽！ 前面好热闹呀！ 我們去玩玩吧？

曹母：呃！ 搭救赵恩人的事要紧。（拉曹瑞蓮）快走呀！

曹瑞蓮：（哭介）啊……

〔同下。〕

第二場

赵匡胤：（內唱二黃倒板）

西門外拿住了好汉英雄，（崔龙、校尉押上，唱二流）
回头来看不見曹二相公。
有酒有肉多兄弟，
被难时无有得半个宾朋。
摇搖手来叹口气，
那一厢却来了曹家伯母。

〔曹母上。〕

曹 母：哎！大孩儿呀！

赵匡胤：（唱）

曹伯母她把我大孩儿叫。

〔張氏上。〕

張 氏：哎！夫呀！

赵匡胤：哦！（唱）

張氏嫂叫丈夫两臉通紅。

〔曹杰上。〕

曹 杰：哎！大哥呀！

赵匡胤：（唱）

二相公他把我大哥叫定。

〔曹瑞蓮上。〕

曹瑞蓮：我的大哥在哪里，我的大哥在哪里？

校 尉：嘿！

曹瑞蓮：我把你的媽！

校 尉：哼！

赵匡胤：（唱）

女花童也叫大长兄，

是……明白了。（唱）

搭救曹仁出牢籠。

糊里糊涂認了罢，尊声母亲听分明：

他拿只拿得赵匡胤，他拿你儿为何情？

曹 母：哦！（唱）

走近前来忙跪定。

張 氏：（唱）

尊声大人听分明。

曹 杰：（唱）

拿的不是別一个。

曹瑞蓮：那个胡子！（唱）

是我大哥叫曹仁。

崔 龙：哼！（唱）

不管曹仁不曹仁，帶上金殿見劉君。

〔崔龙、校尉押赵匡胤下。〕

曹 母：儿呀！这如何是好？

曹 杰：不要如此！我們去击鼓伸冤。

曹瑞蓮：么吵！我們去上天呀？

曹 母：哎！乃是伸冤。

曹瑞蓮：是伸冤哪！走、走、走！

〔同下。〕

〔刘化王上。〕

刘化王：（詩）

金鑾殿上一棵槐，槐树上面挂金牌，

金牌上面七个字，琵琶老儿蔡伯喈。

孤、刘化王。自登基以来，风調雨順，国泰民安，刀枪归庫，馬放南山，好不逍遙自在！只因河北出了刺客赵匡胤，孤也曾派崔龙前去捉拿，未見上殿交旨。今当早朝，恐文武有本启奏。內臣！閃放龙门。

〔太监上。〕

太 监：龙门闪放！

〔崔龙上。〕

崔 龙：捉拿赵匡胤，上殿奏君知。参见大王！

刘化王：平身，赐座。

崔 龙：谢大王！

刘化王：孤命你捉拿刺客赵匡胤，你可曾拿获？

崔 龙：已经拿获。

刘化王：押上殿来！

崔 龙：刺客押上！

〔校尉押赵匡胤上。〕

刘化王：咄！胆大刺客！见了孤家缘何不跪？

崔 龙：大王！他跪倒在。

刘化王：哪个！他跪倒在？哎呀！我的个儿呀！你跪着就有这长，站起来岂不是要戳破天？

崔 龙：乃是戳破殿。

刘化王：不错，是戳破殿。呀咄！我把你个前年该死、去年该埋、该死该埋、早进棺材的赵匡胤，你在郭王驾前夸下海口，吹出狂言，七月十三起手，八月十五马到功成，先杀高鹤子的首级，后取孤王的龙头。想孤驾下有三十六王子、七十二令公，漫说儿是个人，你就是一个鹰，是个鵠，飞哪，飞哪……

崔 龙：大王醒来，大王醒来！

刘化王：你可是崔龙？

崔 龙：臣正是崔龙。

刘化王：你是忠臣还是奸臣？

崔 龙：臣乃是大大的忠臣。

刘化王：你既是忠臣，缘何来到孤的后宫来了？

崔 龙：此乃是金殿，在审问刺客。

刘化王：刺客在哪里？

崔 龙：在殿下。

刘化王：呀噃！我把你个前年該死、去年該埋、該死該埋、該进棺材的赵匡胤，你在郭王面前夸下海口，吹出狂言，七月十三起手，八月十五馬到功成，先杀高鶴子的首級，后取孤王的龙头。想孤駕下有三十六王子、七十二令公，漫說你是一个人，你就是个鷹，是个鶴，飞，飞，飞……

崔 龙：大王醒来，大王醒来！

〔内白：“冤枉！”〕

刘化王：摆駕、摆駕！

崔 龙：大王哪里去？

刘化王：后宮娘娘打碎了醋罐子，叫孤家与她們解劝。

崔 龙：乃是此地儿女百姓叫冤。

刘化王：你叫他們去到有司衙門去告！

〔内白：“单投王家。”〕

刘化王：单投王八？

崔 龙：乃是“单投王家”。

刘化王：是审問刺客的事大，还是审問儿女百姓的事大？

崔 龙：乃是审問刺客的事大。

刘化王：孤将刺客好比籠中之鳥，网內之魚，插翅难飞，押了下去！将儿女百姓叫上。

〔校尉押赵匡胤下。〕

太 监：儿女百姓上殿！

〔曹母、曹杰、張氏、曹瑞蓮上。〕

四 人：参見大王！

刘化王：哎呀、哎呀！孤家今天也沒有約你們的头会，怎么来的这整齐？

四 人：我們都有冤枉。

刘化王：哪个！你們都有冤枉？快快講来！

曹 母：大王容稟！（唱）

一家人跌跪金鑾殿。尊声大王听分明。